

俞强 著

俞强诗文集

巨擘横握不需夸

随意涂抹气亦华

狂笔偶抒青藤意

醉眼独爱白石虾

逸枝摇曳山寺壁

墨荷醺郁将军家

心寄万象悟幻电

含颌微笑对枯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诗人文丛

俞强

诗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强诗文集/俞强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上海诗人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21-4934-6

I. ①俞… II. ①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4016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设计制作: 程立群

版式设计: 王 嫵

俞强诗文集

俞 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欧阳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5.5 字数135,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34-6/I·3866 定价: 380.00元(共十册)

本册定价: 3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980789

序一：浙东才子俞强

朱金晨

俞强要我为他的这本新出版的诗文集写个前言，起先有点犹豫，因为前头已有太多的名家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他自己也曾专门出版了一本名家评价他作品的评论集。那里面是群贤毕至呵！“真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后来感到婉言谢绝一是对不住俞强这位总是盛情接待所有到慈溪的天下文友的当代小孟尝，他也曾用好几天时间伴我在他故乡游览，二是认真拜读了他的这本诗文合集，确实有许多读后感要谈，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挑灯于这冬夜的窗前，赶写下以下这些文字。

以前，我只知道俞强的诗好，在他那一代年轻诗人中是个佼佼者，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全国一流的评论家为他击掌喝彩。现在才知晓这位浙江才子的散文、随笔也是写的文采斐然，与诗歌创作一样，艺术个性突现，讲究意境深远，给人不小的艺术审美空间。读他的诗文，一样的获得绝妙的艺术感觉。

通读俞强的这本诗文集，确实能掂出一位作家的真功夫，那就是掌握文字的真功夫。老话说：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俞强的遣词造句的本领煞是了得，极有文采，却又不矫揉造作，自然、从容，如行云流水。诗歌本来就讲究“炼”字，马雅可

夫斯基早就讲过，好的诗句犹如从一吨铀矿石只能提炼出一二克铀一样，经过千锤百炼的。而让我更敬服的是俞强的散文也是这般，就足见他是在用心做诗文的。

俞强的诗文另一特色是有内涵，有境界，给人一种诗意的美的享受。好似在初春时候给你一张绿叶，让你去憧憬万紫千红的春天，又犹如在深秋给你一片云彩，带你去想像秋高气爽的天空。现在不少诗文都是读后没啥感觉。一大堆漂亮的文字中缺少内核，要不就是玩弄从西方学来的一种技巧，不知所云，不知其所以然。这种现象让我想起画坛那些新潮派，在画布上涂鸦一番，就云其当代艺术。我欣赏俞强坚持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任尔东南西北风，不为别人所左右。这也并不同他固步自封，在他的诗作中，我们可看到意象、叠加意象等诗歌手法，用的十分自然，不像有些人那样生涩、别扭。

综览俞强的诗文，我们会清晰地注意到他的深情、多情且又豪情的笔触，从未离开过足下的乡土，那蓝花布，那蓝边的大海碗，还有那蓝色的杭州湾，展示了一幅幅慈溪的风情画。由此我想到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战神，从来不会倒下，因为一打到筋疲力尽了，便伏在大地上，从大地母亲那里又吸取了活力。俞强也是这样在文学阵地上的一位战神，他的笔墨不会枯竭，永保活力，不也因为是一刻不离故乡的大地吗？

俞强还很年轻，我相信在未来的文学道路上，他会走的更远，取得更大的成绩。莫言拥有一个家乡的红高粱系列著作，俞强也有一个家乡慈溪的蓝色杭州湾系列著作。我不是说他也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说他的前途无量。诺贝尔文学奖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作家的文学前途是可以走出来的。

俞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序二：俞强印象

柯 平

2004年四月我在宁波，《诗刊》社策划的大型文化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到处是摄像机和闪光灯，城市上空飘满各色气球和题有诗句的彩带。连幼儿园的孩子与拄杖的古稀老人也尝试以诗歌交谈。那种令人迷醉的节奏和气氛，仿佛是这座城市的自来水管里哗哗流淌出来的，也已经不再是经过净化的甬江的春水，而是通感与想象力了。但有一个人始终站在春天之外，温厚、孤寂、寡言少语。包括当天晚上在房间里的闲话，那么轻松、炽热的氛围中，就因为缺少他那夹杂着浓重慈溪土话的声音加入，显得多少有点儿遗憾。临走前他笑了笑站起来，做了一个无声而温馨的动作——把一册灰色封皮的诗集放在我的枕下。

这对当晚的睡眠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客人散后我开始阅读，从最初的漫不经心，到后来的身心投入。这本题为《大地之舷》的集子收集了他十年艺术生活的精粹部分，这位世俗与矫情的失语者在诗中突然显得雄辩而滔滔不绝，就像罗伯特·勃莱所形容的“哑巴开始说话”一样让人吃惊。车站、古镇、一个用三种姿势跑来的女孩、烟雨里的城市一角、赛马会、窑工、月光下的墓地、小情人与断电之夜的一次秉烛夜读，这些

原来只不过属于他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普通场景，此刻在语言和灵感的投影下却似真似幻，呈现出一种朴素而别致的魅力。他像一个精神世界的代言人面对现实大声说话。任何不熟悉他的读者和同行，只要听到他乡音深情吟唱的像“生活是粗糙的 / 像地里刚挖出的马铃薯”或“一个跛腿的少女 / 正在追赶梦中飞驰的车厢”这样质朴的诗句，相信都不会再对他的才华和出色的语言技巧有所怀疑。

我回忆起生平与他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一九九〇年初秋在慈溪，那次虽说是去讲课，客观上只不过是为我们有幸结识提供个不用自掏腰包的机会。在县城的小酒馆里初次见面，读着从口袋里小心掏出的、尚带着几分体温与烟味的手稿，我很快被他纯情的、自言自语的声音吸引。还有一次是在什么会上，同样的沉默寡语。那时他已离开原先的棉纱厂去报社工作了，诗名在省内也早已传播开来。评论家沈泽宜先生曾猜想他体内是否藏有一座动物园，“单纯中寄寓着深厚，细微处回应着主题”，并认为他“已是一位全国性的评说对象。幽居江北小城的诗人庞培在写给他的信里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并为诗中“真正和中国南方土地相称的晴朗大气”而心存感激。当我试探性地向他提起这些，如想象中一样，他显得略有些不安，并很快用别的话题扯了开去。也许，对于这个谦卑而低调的年轻人来说，朋友和前辈诗人的喝彩只是类似田径场上掌声那样的激励声响，而他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让自己跑得更快更远。

也有人向我提及他诗中对现实生活的缺席，这些年来，他似乎更喜欢采用跟自身进行精神对话的方式同时也只对自己心灵能够包容和烛照的事物感兴趣。但从这本诗集以及稍后发表的《行为艺术或声音》《敦煌》《城市和五只鸟》等近作的倾向来看，一种更开阔的视野看来已经水到渠成。何况这本身

并不能说明什么，怎么写永远是最重要的，而写什么？说到底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聂鲁达可以为一枝枯萎的玫瑰献上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但同样也可以在马楚比楚高峰上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想，如果他愿意用写《我想一个人听听夜晚的声音》那样的精致深情笔调来写一写长城或大雁塔，说不定还能让杨炼江河们相形见绌呢？

今年四月依然在宁波，依然是春天与诗歌的短暂狂欢，但他没有来。电话一头的声音略显喑哑，说自己一连几个通宵整理诗稿，说即将要动身去北方参加一个笔会，说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诗集说点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要求，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朋友。因为我深知这个人的生活中，艺术、谦逊和友情是他的全部家当，即使他的手中穷得只剩下一行诗歌，也会用它当作拐杖，以支持自己的身躯在现实中的艰难行走。“我在暮色中辨认远方的屋顶和灯火”，他说。而我们，我想，我们只是伫立路边，等他走过时为他鼓掌，向他投以充满敬意的一瞥的那一群人。

序三：《随意集》

桥城俞强以近年所为诗古文辞一卷相示，要我说上几句。二十年来读其新诗，已觉才情纵横，烟霞满纸，却不料私底下还藏有这么一手。文章本乎天成，最讲究兴会所至，昔毛氏注《诗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也，此亦集名随意二字之旨，非至性人固未易领会。今观集中长篇短章，有潇闲态，无斧凿痕，盖其心志坦荡，故词语浑成，不假于雕琢，而理趣兼至。佳句如“颠倒话三国，细数如四邻。”“下饭最爱豆腐卤，做人先饮黄连汤。”“不约自来二三友，随兴渲写四五方。”“是非都在正史里，诗意原生野霭中。”“天子难移瓦碎玉，先生独羨菊凌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似深得前辈如周知堂、聶绀弩先生遗意者。非功力精深，兼得性情之正，又安能达此境界？昔昆山大儒张元长教人作文，云：“作文如打鼓，边鼓须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作诗固难，要皆须从胸中流出，又不以矜气凌人，曼声悦世。脚跟站稳当下，眼睛眺望天空，心里念着古人，有此定力，持之以恒，则不工而自工，不佳而自佳矣。这个道理，我想俞强一定是懂得的，故其《过半僧画室》一诗云：“陋巷旧宅残梅开，晓记弄里冷苍苔。满纸心迹无人识，老猫跃上画桌

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磊，读之亦可以想见其人焉。壬辰五月二日湖州友人柯平识。

序四：随意中的性情与才华

孙琴安

2012年3月20日，俞强从慈溪寄来了他的新书稿《随意集》，阅读之后心中自然涌起一股欣喜之情。

说心里话，以前每读到他写的一些诗，如《寓言》、《月亮依然无辜的美丽》等，便会赞叹不已；每次读到他的一些诗集，如《回味》、《大地之舷》等，也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今我真的要为他“写点文字”，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究竟说什么为好。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俞强是个诗人，在未认识他之前，便已读了他写的好些诗。几乎都是新诗，其中有不少诗都令我激赏，有时忍不住会介绍给诗友，在他们面前高声朗读起来。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浙江的代表诗人，也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代表诗人之一。只要能执着追求，历练提升，缪斯的光环迟早会临照于他的额头。

到得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知道他是一位诗文并擅的作家。其实，诗人中诗文并擅的现象并不少见，自古就有。令我不胜惊异的是，他还能写旧体诗文，还会绘画。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青年诗人中，就不太多见了。

如俞强这次寄来的《随意集》，尽管内分闲适、山寺、

酬唱、春望、杂感、纪游、寻根、地域八类篇目，各式卷帙，却是由大量的旧体诗词组成，也有部分古风 and 少量骈赋与游记。他的旧体诗，仿佛去年从手机上刚读过一、二首。诗意的葱茏、内涵的丰富自不必说，且音律和谐，自成平仄。其中如《龙年除夕有贺步全荣兄原韵》、《初夏入五磊寺》等律绝，均通篇完妥。有些诗未必全篇俱佳，却也有工妙之句横见侧出，如“雨后一山净，岩前万里空”、“松影山门里，烛光云霭中”等，均可摘引称赏。至于“横竿笑子陵，纵笔傲青藤”诸句，更是藐视古今，傲然独立于天地之间，穿越古今的时空之概。即使他最近所写的《清明节前足浴后步行校场山下景观大道》一绝，诗云：

久经阴雨忽开晴，绿涌堰河树色青。

如酒日光泻暖意，云生履底骨骼轻。

此绝清新可人，后二句尤佳。故特拈出，以示旁人。其实，他有不少拟古之作，只要稍加调整，便都可成一首首字正腔圆、朗朗上口的近体律绝。惟其不太愿为格律所缚，故其拟古之作反多成本真之态。但其遣词运字，在句与格的变化上，仍多出入于唐宋之间。

其词数篇，皆为长调，多为豪放之词，其“怒涛万顷壁立。虬枝横空，危桥飞瀑，人在烟霞际”诸句，瑰丽壮观，气势挺拔，正是苏、辛、放翁之嫡派。其余诸作，也多风生水起，云蒸霞蔚，各呈姿容。其赋则极尽描写铺陈之能事，尽量运骈于散，基本囊括了慈溪、新慈湖之地理方位、行政沿革与古今之变，不可多得。倘结合其所撰《新慈湖碑记》，争丽竞艳，铺采摘文，亦可谓占尽一方风流矣！

以前我所认识的俞强，仅是一个以新诗闻名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实力诗人，如今通过对其《随意集》的阅读和国画的欣赏，才发现他是一个才情四溢、能驾驭各种文体而又颇具传统

文化修养的多能作家。他是一个自强不息、勤奋好学而又有自我追求的诗人。我想，凭借他的实力与能耐，在确定了一个目标定位和兴奋中心的同时，又能把其各种才华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在主体中又有鲜明的个性，其前景当不可限量。

序五：以诗心融入绘事

孙琴安

浙江俞强素以诗歌驰名，为国内著名诗人之一，谢冕诸名家均对其诗作出很高评价。特别是他对养母的知恩图报和一片深情，早已成为继艾青之后的又一诗坛佳话。但其为人却极为朴实，谦虚低调，从不张扬自己。如他在写诗之外，又擅长丹青，有着绘画的雅好，竟是在与之交往十年之后方才知晓的。

自古诗人兼画家者不乏其人，王维、苏东坡名重一时，近世海派画家任伯年、吴昌硕、艺术教育家李叔同等无不诗画兼擅。俞强不能与这些大家相比，但较之当今的一些诗人而言，无疑却又多了一个艺术空间。因其在写新诗之外，又写旧诗，从旧诗又接触了大量国画，与洪丕模等又相知相交，于是又喜欢上绘画来了。其国画以水墨为主，就中又以花鸟为主，尤擅绘竹，兼及荷花与兰叶。由于他抱着一种随意的心态，多半是在艰辛写作之后的一种放松和调剂，故其花鸟又以写意为主。常在茶余酒后，纵笔挥洒，任意而为，于是时有得意之作，也偶有败笔，其得意之作，往往在挥洒之中注意分寸，自有节制，无论是绘荷写竹，梅兰鸟鹊，都能考虑浓墨与枯笔的合理配置，虚与实的相对照应，因而每幅画在布局结构与墨色搭配上几乎都能匀称得体，让人觉得舒畅。逢着败笔，他与不少书

画家一样，往往也是马上搓成一团，或愤然撕去，作为废品处理。那愤然之态，也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与告诫。此时的精益求精，又似乎使他忘了随意而为的潇洒心态。

窃以为，俞强的国画之妙，不在于技法的高超，也不在于笔力的老到，而在于其能在熟练运笔的基础上，全以一颗诗人之心，来处理绘画中的各个环节，以诗人作诗的方式，来构思他的图案，运作他的笔墨。所以他的花鸟构图，可以打破有些画家的习惯性思维，别具一格，自成面目，而这也正是其诗心独运，慧心所在处。

2011年10月

序六：语言深处

——读俞强散文

郑炆和

诗人俞强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滴水沧海》，仔细阅读，发现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诗和成长小说（一个人逆光行走）。而且有些散文比他的诗更有浓郁的诗性，或许是散文这种“形式”让他有了更广阔的挥洒诗情的用武之地。

本书的编辑在编后记中写道：“作者藉支配语言的高超技艺，让语言在文本中恢复主人的位置，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真是慧眼识珠。语言造就了诗人的独特性，也决定了诗人俞强无论写什么题材的文学，必定是诗性的。语言在诗人那儿不是传情达意的工具，本身就是存在。因此，读他的《上林湖之绿》、《静，在五磊寺》、《古镇鸣鹤》等文章与一般状物写景、借物抒情、触景生情的散文感觉会完全不同。这种阅读的快感在于感觉到某种虽不确定却十分美丽的东西，它是对某种神秘的体验，这种神秘似乎可以意会到，但要经过反复的沉思才能逐渐地获得解释。

这种美丽而不可描述的东西所具有的神秘气氛只能用富于暗示性的语言来创造。马拉美有一段著名的话：“诗只能慢慢

地弄成预言，直接描述等于压抑掉四分之三的诗歌享受。暗示才是我的梦想，它完美地运用了那构成象征的神秘，为展示某种精神状态而慢慢地召唤某种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它挑选某种东西，并通过逐渐的译解从中召唤出某种精神状态。”神秘在这里是一种表达方式，意指包含在语言之背后表达中的可能和植根在语言深处的可能。俞强的散文很好地印证了这段话。

《隐秘花园》其实是一次失败的恋情，但通篇没有直接的记叙和描述，作者用诗性的语言，写了“一个充满时间荒凉味道与生活颓败气息的院落”，院落里虽也有充满生机的深绿的水杉、清新悦目的葱，就像生活在这院子里的年轻的生命的生命，但依然无法改变整体的落寞的氛围。曾经的爱恋和痛经过时间的洗礼就像这破落的院子一样，不再鲜活生动，甚至虚幻得有隔世之感。这本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伤害，但也是一次注定的失败，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受伤害的程度会轻些，但伤害毕竟是伤害，可同时爱毕竟也是爱，把它们埋在最深处，依然有隐隐的痛和怜悯。这个爱情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细节，诗人只是通过描写院子里各种物和四季的变化，竟让人感到一种凄迷的、幽深的美。

诗性的语言是一种象征，象征既代表自己，与此同时又指向某种超越于自己的东西。象征中的意义，并不是可以从作品外在“形式”中提取出来的“内容”。伽达默尔说：“象征并不简单地指向某种意义，它只是允许意义自己呈现。象征再现了意义，但‘再现’的意思并不是一种东西代表了另一种东西——就仿佛它是一种取代或替换，是一种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直接的东西。相反，那被再现的东西本身就显现在唯一适合于它的方式之中。”俞强的散文与一般的通过描写什么表达了什么的“八股散文”和抒发浮泛感情的散文完全不同，他的散文如伽达默尔所说没有直接的意义指向，但似乎又让人悟到什